

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都御史茅忠愍公大芳

名誦以字行揚州泰興人洪武中儒士官至副都御史建文壬午八月殉難南都補諡忠愍

博學能詩文負奇氣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關之句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公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公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淑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

建文元年擢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
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
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勲
馬伏波我老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臨
御得所作詩八月十七日坐奸黨不屈與其子順童
道壽皆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坐誅孫二
添孫歸孫死獄中正德末祀於縣遺文五卷郡人侍
郎儲嚨輯之名曰希董遺集

都御史陳忠節公性善

初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乙丑進士官
至都御史建文四年三月衣朝服躍入河死南都
補謚忠節

上第過御前上見其容止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
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簡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
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卽出觀象玩占石室中從鐸
詣闕上之公善楷書召入便殿繙錄上威嚴進見者
惶汗手顫不成字惟公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
公酒是時威讎叵測公留竟日家人以爲死矣比出

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謫籍公薦起爲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公名及卽位一日退朝獨召公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公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公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旣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公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壁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文皇縱之歸公衣朝服躍入河死之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時餘姚黃輝陳子方與公同死節輝有詩曰爲臣真
欲効全忠豈料翻爲與叛同子方詩曰北狩謾藏青
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

又有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
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

都御史練忠貞公子寧

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洪武乙丑進士仕至御史大夫建文四年六月殉難南都補諡忠貞

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公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過安慶謁余忠宣祠詩曰將軍名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

載沈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漿
洪武十八年以進士入對上發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
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
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繇是大輔人君
福臻黎庶朕統一華彞官遵古制律倣舊章孜孜求
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委以心腹多面從而志異純
德君子優以祿位但能敷古於事束手中才下士廉
耻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淩永不克已彰君之惡若
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奈何爲治
爾諸文士雖在建學之秋未博乎庶典但能條陳可

否則知利鈍旣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始
舉子寧對曰陛下以得人之難詢草茅之陋謀之可
謂廣求之可謂切矣臣不知陛下果能聽之與抑姑
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招禍觸諱
以亾身非臣敢恤也陛下所謂敬事而畏神人此唐
虞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十有八載孜孜求賢
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之道在知人知
人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責故唐
虞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
後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陛下孜孜求賢而數

用弗當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濇委任非不專然迄無報國之效何耶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材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旣知生之成之爲難又忍以區區小過而卽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召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縱之無窮之誅若此無已奈何爲治陛下興天下之學校育天下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

陛下選師立教求胡瑗之法立治經治事之科歲考其成則成德至矣能詳于始則可畧于終能勞于先則可逸于後陛下命臣以志根名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服膺敬事畏神人一語至于阿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也策奏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

建文卽位改吏部左侍郎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多所建白辛巳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公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

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靖難兵
旣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
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
者怒詬二人公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
媿而止

文皇卽位縛公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
王公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
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
逮爲鄉人所持恆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
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公

所著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公刊其集行于世

公死時有侍媵抱匝歲子匿民間得免展轉入閩傭保六世孫綺爲新寧陳舉掌書記萬曆戊戌陳計偕入浙有江右生同舟先一夕夢公持刺來謁心異之比入舟見書記侍測雅哲不羣指問何姓答曰姓練生心動叩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而涕淚滿面生疑駭固叩之得其詳爲言自先世來有血裙可據大書一練字蓋被擒前夕書以付侍媵者閱不示人綺緘于衣領中至是發之有光曄然上冲者久之

亟以百金贖之陳不受遣綺綺不肯行曰以死殉國
人臣之恆且九族赤矣歸將何爲生益賢之歸家具
白當事者以幣來徵授以衣巾俾奉公祠爲置廬田
百畝一時聞者嘆息泣下以爲天道有知多作詩記
其事

天啓中敘忠臣之裔官其孫孫夢乃公來語汝勿做他
家官亡何其孫死

都御史景忠烈公清

本姓耿陝西真寧人洪武甲戌進士仕至御史大夫建文四年九月殉難南都補諡忠烈

倜儻尚大節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公請之不
肯與公固請請以明旦卽還而書生旦往索書公曰
我不知何書吾不假書於汝生忿怒訟之祭酒公卽
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卽誦書徹卷問生生
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公卽以書還生曰吾以
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

公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

公在而妖不來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
父父追及公語之公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
妖遂絕

公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
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
實俸出川陝巡察私茶

建文初改爲北平叅議往察燕邸動靜王讌之公言論
明爽大被稱賞尋還舊任及建文闔宮自焚公覘知
其出亾也猶思興復乃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
卽仍其官委蛇侍班若不介意人頗疑之一日早朝

公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公獨着緋遂收之得所帶劍詰責躍起奮立嫚罵曰欲爲故主報仇耳上大怒數之曰且不說天子卽親王敢爾命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含血若有所啟衝而前直噴御衣上命剝其皮草植之械長安門鐵蒺藜肉至盡碎磔其骨是夜上夢公仗劍遶殿追逼明晨駕過其屍索忽斷行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于庫中猶時入殿庭爲厲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大理少卿胡忠烈公閏

字松友江西鄱陽人洪武中郡舉秀才官至大理少卿建文四年七月殉難南都補諡忠愍

博學修行與吳存何英徐素爲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歎曰天下何時平乎畫一松于壁題曰蒼虬出壑系以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太祖征陳友諒下饒州過而見之甚喜問得其名召見越八年上卽位已四年矣郡舉秀才入見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

建文帝卽位改官制以直諫選爲右補闕北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防禦東昌捷至陞大理少卿文皇入京召方孝孺草詔繼召公及高翔數人者衰經至哭聲徹殿陛上召公先入諭令更服公曰死卽死服不可更上曰九族都該死面傳抄提恐之竟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聲不絕上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懸武功坊籍其家子傳慶與其族二百十七人皆縛至市斬次子傳福年六歲發充錦衣衛幼軍十一歲卽出幼戍交趾宣德五年取回交趾各衛軍傳福類調永清七年改附近例調饒

州所十年南兵部史主事考績北上携往備奏方宥
史乞養還家同歸天順元年傳福年六十一鰥而死
主事子桂芳曰此豈章惇所爲耶毋亦胡公數之窮
耶不然天以完節付巡遠天下爲重一族爲輕萬世
爲重一生爲輕南安詩云忌公人是愛公人信哉七
十五翁書

一女郡奴方四歲入功臣家稍長識大意髮至寸卽自
截去日以麤墨汚面誓不辱後遇赦歸貧無依止閭
里競餽遺焉年五十六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
貞姑

親友謫戍數百人累死數千人國初徵聘高賢及累徵不起逸士緣先生故一網打盡矣

胡家橋故址左右荒榛時見光怪久之有一猿獨哀鳴微曉稍夜人不敢行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祠之學宮萬曆中御史屠叔方疏請盡釋戍籍人得允文移長丈許榜邑門忽爲旋風捲入天際久之仍墜故處人謂公英爽尚存梁溪顧涇陽序其事

大理寺丞鄒公瑾

吉安永豐人

洪武中以薦舉授巴縣學訓導金華王紳稱其志篤才敏議論磊落當以忠謹名當世既而至成都都人士皆願與交建文中詔求賢趨公入朝陞湖廣僉事進大理寺丞靖難師入與其甥魏公冕等同死

大理寺丞劉公瑞

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

以刑科給事中遷大理寺丞廉明執法靖難後約刑部
郎中王高同棄官去跡露被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
如人公曰忠臣文皇曰汝逃忠乎公曰存身以圖報
耳命與高俱劓其鼻文皇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
公詈曰我猶有面目卽死可見皇祖文皇怒立捶殺
之戍其家

大理寺卿黃節愍公子澄

初名湜以字行改字伯淵江西分宜人洪武乙丑會元仕至太常卿建文四年殉難南都補諡節愍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登第後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公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卽位倚任公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公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時
燕世子及兩郡王俱在京泰欲先收之公不可曰彼
知而先發有名不如遣歸坦懷無疑也乃白建文先
使李景隆襲執周王勅燕議其罪文皇爲曲解公曰
燕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
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
中事日急

靖難兵起以索奸臣周公輔成王爲言及耿炳文諸將
相繼敗北建文召問公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
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

十萬四方並進旦夕且成擒公遂薦李景隆爲大將
代炳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京
又赦不誅公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
何以勵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請誅
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公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
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賦詩云仗鉞曾登
上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
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彘何日見齊桓上方
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

北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逐公及泰且密使募兵而以

竄齊黃使告燕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平安盛庸
吳傑師還卽已建文爲遣少卿薛巖求罷兵又不許
兵抵江干公奉密詔携妻許氏四子珪玉潤澤由洞
庭微服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乃印造黃
冊編籍崑山珪爲道士更名玄微守譜籍玉爲里正
更名彥修守室家約善同死國事善又上言子澄才
畧足捍國難不宜屏棄閑遠以快敵人乃亟召公未
至金川門失守購急太倉武士湯華縛詣京師屢挫
不屈稱殿下左右呵之抗言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
貴不知殿下卽此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治天

下乎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讀書不比方孝孺執迷
朕將悉赦若罪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
耶况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
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上變色曰此天命有
在聞汝欲借兵日本勝我果有之乎曰皇祖起義兵
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永衛王室北
狄胡塵不能往靖而反內噬若臣引燕內攻與殿下
逆謀何異上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
今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令引江西所錄族
人從子文福富遠輩六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

人齊至哀號震天上謂曰朕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認何罪責書於紙曰湜本爲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兇殘後嗣愼不足法上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島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磔死年五十三族人無大小出江西者皆斬獨彥修爲崑山音語充解役收骸骨江行夜歸藏焦山

永樂年漢王高煦謀逆上乃追思公言削漢護衛徙居樂安州謂侍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澄臨刑語爲諱於是路防稍弛携歸欲葬江陰君山黃歇墓側守墓者不容歷嘗熟皆不可至洪熙元年七月十二

日葬崑之馬鞍山御史劉璉爲立傳銘曰天生忠臣
孝之力天植綱常死之力天祐眷屬友之力天護骸
骨子之力死而不亡君之力百世芳風山之力藏銘
于中萬年出

萬曆初其孫黃熊與蔣乾同以上塚酒醉爭地致訟還
舊山登祭忽地中聲如雷化青氣一道上冲從西北
去又裂一潭見劉御史舊志驗實上聞表墓立祠宇
吾學編云一子走易姓名爲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後
復姓有黃表者字汝明中正德辛巳進士

贈同里劉醫士歌世人欲學醫國手今人不見古人有

古人已遠可奈何力追猶落軒岐後四時錯運六氣
淫窮簷蔀屋多呻吟眼前盡是學醫者到頭蘇息誰
關心宜春劉君故鄉客京國相逢舊相識囊中賸貯
活人方住市懸壺不盈尺夜來疎雨敲梧桐爲言歸
思生秋風侵晨過我揖我別行李便逐南飛鴻嗚呼
上醫不可見搔首乾坤淚如霰還家種杏蚤成林宋
清當有河東傳志云其詞跌宕奇絕讀之快然惜其
時無有收輯之者尺牘片語流落人間氣焰光華固
不必多也

太常少卿盧節愍公原質

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戊辰進士

世家桑州爲巨族父鄉中稱善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公於孝孺爲外兄而文學得於方門爲多洪武戊辰及第第二人孝孺以詩賀之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越二年庚午聞父喪詔賜驛舟楮幣遣歸又四年乙亥四月陞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文廟登極坐黨詔族其家與弟原朴等皆死

太常少卿廖文節公昇

襄陽人

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
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
正月勅修高廟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
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總裁官公及翰林侍
講學士高弼志副總裁翰林修撰李貫國子博士王
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崇仁
學訓導羅恢馬龍池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纂
修官公博雅有史才卓朗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撫

實聞茹瑺等自龍潭還慟哭訣絕自經死都御史陳瑛奏昇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上詔弗問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戶科給事中陳公繼之

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靖難兵入城死之

授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奏請稍爲限制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師南下建白抗禦多肆指斥又言于朝曰徐增壽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果然文皇卽位召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四秀母黃氏年垂七十發甘肅編伍皆卒于道男徵仔四歲隨母姚氏給配象奴女阿宗給指揮袁江爲奴弟余翺等坐戍邊

戶科給事中韓公永

西安人或曰浮山人不知始所自起靖難後不屈死

建文時爲戶科給事中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
兵事建文帝喜之金川失守杜門不出與陳廸巨敬
戴德彝等同以奸黨逮至欲官之對曰吾王蠲耳奚
以官爲不屈死之時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黃福
尹昌隆以歸命居官如故

刑科給事中黃忠獻公鉞

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建文四年七月殉難南都補諡忠獻

幼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卽
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
仕詔求賢急公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
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
中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其友
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輒盡每以無餘爲恨楊
渙者元末隱士也學古而行高嘗避雨泊舟公舍旁

窺見公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孺子好學
至此哉日能讀幾何公答曰苦無書讀過目卽不忌
也湊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遊
乎公喜再拜卽從湊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
數數來易湊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能記憶湊大
喜曰吾架書且萬卷寶惜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
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
併辟福賢良湊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令
獨携一子耕讀遠郊畢此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
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公徐曰第

母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從之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學並在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卽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獨遣公以生員除宜章典吏

建文元年己卯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公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

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公相對慟哭以死自誓公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帝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公公卽日營葬畢遂至善所時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善縛善邀賞公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

三日求死家人救免或告公曰善款服已得宥公復
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善事定吾獨死
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
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公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
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
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詒家人歸祭具遂
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
言且并錄公家親族悉驚伏公友人楊福具棺衾日
夜泣橋側百方求公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
中福慟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復弔以

詩曰江風夜夜鼓橫波江雨朝朝泣薜蘿九辯不回
哀郢志三軍難奪采薇歌手披宿草孤踪滿夢轉空
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墓在
虞山北麓邵圭潔立石

戶科給事中龔公泰

字叔安義烏人洪武丙子鄉薦官至戶科給事中
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遣就外傳日記數千言長刻
勵造詣深遂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閱
齊府獄監安東倉盡力剔抉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
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文皇渡江公與妻
傅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攜幼穉歸否則俱溺
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公馳赴爲軍校所獲見文皇金
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公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公遇
事剛果有爲以孝友聞在人擠公溺池中幾死閱其

病狂弗較鄉有巫言人禍福輒驗公至不能出一語
人服其正子永吉累官兵部侍郎改南京大理寺卿
致仕

御史曾忠毅公鳳韶

字



吉安府廬陵人洪武丁丑進士建文初授

監察御史靖難後不屈死南都補諡忠毅

會諸藩王來廟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情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皇帝曰至親勿問北兵逼議遺書燕使罷兵息民無敢行者公慷慨請行姚廣孝言于文皇却其書乃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皆不報

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加吏部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立朝剛鯁之

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卽一死之可
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我文天祥屬妻李及子
公望曰我死勿易我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
縊

御史魏毅直公冕

吉安永豐人靖難後自盡南都補諡毅直

建文中爲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公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公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公宜急迎附公毅色厲聲曰使吾改臣節必不爲時用奈何徒自壞也靖難後公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或謂瑾卽公甥

御史王貞愍公度

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建文四年七月坐不遜死南
都補諡貞愍

少肆力學問通經史能文學爲鄉里師以明經儒士薦
起家爲山東道監察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
行靖難兵起公與齊黃等調兵食建文二年監會試
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之總兵公密陳
便宜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庸并讒
公公稍疎斥三年夏靖難兵南下益急公請募兵未
幾有小河之捷勅公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

東坡先生集卷十一
孺與公書誓死社稷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卒年四十七

或云公居邑之東平坊因往役藩司牧伯禮爲其子師會朝使祭南海神設席公與焉酒酣作詩卽席口占數絕多所規諷或記其咏橄欖曰南海飛騎薦荔枝誰知橄欖更清奇只因根托尋常地無自吹噓到帝畿因詢大事大奇之

御史甘貞定公霖

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靖難後被執死南都補諡貞定

爲監察御史剛介持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至今微弱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御史高忠愍公翔

朝邑人靖難後召入不遜死南都補諡忠愍

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徵爲監察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召公公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多不遜遂族公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今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御史王忠莊公彬

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送北兵不屈死南都補
諡忠莊

起家爲御史巡江淮治揚州靖難兵至公與指揮崇剛
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公與剛知之執禮及
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
斤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
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公禮弟宗厚賂力士母
誘其子會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
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於獄與

御史鄭公智

字叔貞天台寧海人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力學好古工文詞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
語經史論詞藝公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
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吏事精敏
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御史韓公郁

字康郁鉛山人爲監察御史建文中上書不聽未
詳其所終

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
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及此未常不流涕也此皆
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故至此夫唇亡齒
寒人人自危周王廢湘王焚代府被推而齊王又見
告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
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

矢亾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
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
重之憂方浚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
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
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
臣至迂感恩至重且厚不敢不言幸垂洞鑒興滅繼
絕釋代王之囚植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
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
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
聽文皇未至公先遁去曾孫和天順己卯舉人乙榜

深水教諭嚴毅方正爲縣令張曷所重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

叅軍高忠毅公巍

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中貢入太學官至叅軍
斷事建文四年六月京師破縊死驛舍中南都補
諡忠毅

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七年以孝行旌尋授前軍督府試
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
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上嘉納之後坐斷事
不稱旨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姪代役

建文皇帝卽位知州王欽應詔辟公赴銓曹上書論政

事其一曰太祖分茅胙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
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
地產良馬其人剛壯北近□鹵故以晉府王之燕國
地里坦平肥沃貢賦饒衍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
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
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濶玄
德武侯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谷
代遼慶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分封過當然莫不欲
其護中國而屏四彝也今親王驕逸不法違犯朝制
不削則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以臣愚見莫

聽晁錯削奪之策當下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
四府子弟分王於吳楚湘潭如是類比而分王之少
其力而減其地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之驕逸
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
而不改則合諸親王告于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
有不順服者哉疏上建文帝奇之

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叅贊軍務公復上書言臣
願使燕曉以大義遂遣往燕公自稱國朝處士臣某
上書燕國大王其畧曰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
心輔政天子嗣位誕布維新之政朝野皆曰內有聖

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朝廷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謀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釋猜忌之疑塞讒間之口慮不及此而欲效漢七國之謀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萬一奸雄豪傑因時乘釁率數萬衆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然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葭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

將士殆亦疲矣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之衆應之計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三十萬大王與我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阨而死于殿下乎卽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斯時也追復臣言其可得乎巍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上不報

李景隆敗公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公

作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
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
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叅宋公之周旋掠
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
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
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公縊死驛舍

按察司王貞毅公良

字天性祥符人浙江按察使靖難後抱印信自焚
死南都補諡貞毅

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
浙江按察使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
人也建文君遜位大慟誓必死文皇以前事頗德之
特召將大用使者至公執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徇
道中忽衆鼓譟起奪去公還坐堂上收抱司印及其
餘九印悉膝置于篋携歸入門謂妻曰吾分應死顧
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厲聲曰我不難處君爲男子

乃爲婦人謀乎從容餽公食抱其子歔歔如廁自投于池而死公殮妻畢卽列薪于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上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燧私譏公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爲祠祀公銘曰允烈王公受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百世赫亦明矣時有李文敏蔚州人監生爲御史陞四川按察使永樂中以奸惡誅

副使程忠介公本立

字原道裔出伊川上世徙杭再徙崇德今析桐鄉
官江西按察副使聞靖難兵入京自縊死南都補
諡忠介

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喪
父母葬祭以禮敦行誼南臺論薦與官力辭不就鄉
人稱爲孝隱先生嘗執手告公曰世之學者爭務科
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
富當志于聖賢之學公遂篤志修檢就學金華朱克
修寓金華最久造詣益深

國初舉明經秀才洪武九年除秦府引禮舍人同秦晉
燕府官僚召見奉天門賜馬楮幣毋艱去官十三年
補周府從王之國大梁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
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携
一僕之任時六詔初附叛服靡常酋史可伐煽誘百
彝爲逆公單騎入彝巢諭之酋咸感悅歸附西平侯
沐英布政使張統皆禮重之委以統領守禦公溪憫
民彝之患矢心盡瘁以救一方創爲賑濟安撫之策
未嘗以文法自委歷道險遠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
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徧往撫綏遇饑便宜賑恤民彝

稍安二十五年英卒公爲文祭英英宗人重請撰碑
記述功德許之三十一年奏計入京還鄉應天府尹
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其學行政事宜留中朝徵入
翰林充纂修官修太祖實錄未幾陞試左僉都御史
授四品散官食正七品俸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調降
仍留翰林編纂明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
江西聞靖難兵入京自縊死公所著有吳隱集後百
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于閩壽康洪武庚戌旌
表孝子知縣王文禮器之

經歷宋公徵

不知何許人

建文元年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屬籍諸
王聞之皆恨公公又嘗與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李諸
將失律懷貳心當治罪文皇旣立得其章疏責問不
屈死夷族

知府姚忠惠公善

字克一湖廣安陸人洪武中舉于鄉仕至蘇州知府建文四年七月殉難南都補諡忠惠

公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善工詩爲唐相倡和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

三十一年擢知蘇州府初上以吳民染夷俗僭靡之式繩以重法詔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公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允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

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

隱士王賓居陋巷公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姚善
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公自邀
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
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
高公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公月
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
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
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公聞之欲
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

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于學宮公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耶公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公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公于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

建文元年公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尋還京建文帝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公言於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

已狠狠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公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卽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公所約共航海公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公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亾子澄遂去公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公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公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

後有沈魯者以詩弔曰倉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力北

風鳴清忠自托巴湖月穢史何曾說杲卿聞者悲焉
正德中巡撫秦金祀之鄉賢祠

知府陳惠節公彥回

字士淵莆田人仕徽州知府靖難後械至京死之
籍其家南都補諡惠節

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公謫戍雲南第彥困遼
東公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公與祖母郭僅
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公縱之去顧貧不能歸往
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
中和未幾聞中教諭嚴德政薦公明經爲保寧府學
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
月上崩公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公文學廉幹陞徽

州知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會公褻經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困戎籍公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蒞郡再疏又不許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公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爲太守山公恒以亾命冒宗爲愧悒悒不自安屢欲陳首輒自籌曰祖母年高卽蹉跌奈何隱忍二十餘年始得行其志

後靖難師起公奉命募召義勇赴京適弟彥困至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曹從善者偶聞而

往賀焉公顧謂曹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不足以報萬一予固有以處之矣到郡遣吾弟歸以治家事予身許國他勿恤也子其爲我述一詞以道吾家顛末仍爲索筆書務本二字以遺之俾知孝弟爲修身克家之道曹唯唯固已知公之必殉身矣未幾復蒞郡會靖難師渡江公率義勇赴援而勢已不支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屈死時年四十七

知府葉公惠仲

初名見恭以字行台州臨海人永樂元年二月論
死時年六十四

與兄見泰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仲惠初任廣武衛知
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
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
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知縣張公彥方

龍泉人

建文元年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四年勤王
詔下公舉旗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有武弁沮之公大
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
遇北來遊兵執至樂平縣梟首暴屍譙樓下時暑月
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玷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
葬縣治之清白堂後